



书香萦绕乡村校园

——260间“南网知行书屋”带来乡村阅读新体验



“三月三”前夕,广西东兰县花香乡坡峨小学的学生们排练过壮族舞蹈后,来到学校里的“南网知行书屋”看书。李志杰/摄

■代进 毛春初 刘杰 毛雨贤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广西东兰县阳光明媚,该县坡峨小学、隘洞小学、武篆小学的学生们听说有科学家和作家要来学校,早早就来到教室等候。

4月20日—23日,南方电网公司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以“南网知行书屋”为载体,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已建成的260间“南网知行书屋”开展“我的文字会唱歌——2023知行儿童读书节”系列活动。活动主场设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3所小学,并邀请周家汉、何林两位老科学家走进校园授课,郝景芳、莫景春等知名作家与师生一起朗读文章,寻找书中的新世界。南方电网公司组织蓝公益志愿者,在“南网知行书屋”开展红色故事阅读、能源科普等活动。

2019年,南方电网公司发起“南网知行书屋”项目。2021年,南方电网公司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资金规模1.5亿元,计划“十四五”期间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区脱贫地区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

县、革命老区等援建300间“南网知行书屋”。截至目前,已建成260间,上架图书100万册。

“受限软硬件阅读环境,相较城市儿童,乡村儿童的课外阅读量比较狭窄,甚至课本就是全部阅读量。”从省城回到河池东兰坡峨小学任教的谭英深有体会。据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布的《2022年我国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乡村小学生阅读课外纸质书人均3.3本,低于全国同年龄段群体的10.2本。基于此,“南网知行书屋”以体系化的硬件为载体,改善乡村儿童阅读软环境,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为建好、管好、用好书屋,南方电网公司组建专业设计团队对书屋进行设计,书屋采用适合小学生身高的木书架,板凳也契合儿童身高,书架上不再密密麻麻,漂亮书封正对着孩子,明亮宜人的阅读环境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同时,成立书单研制工作组,遴选适合乡村小学生阅读的书籍形成书单,从儿童文学名著到动植物地理科普图书,不仅有助于树立儿童的远大理想、增强本领,也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爱祖国、爱家

乡的情感。

“一到放学时间,书屋就成了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贵州省紫云县洛麦小学校长任启辉说,“南网知行书屋”的建立,让孩子的午间课间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不仅丰富了孩子的课余时间,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

乡村阅读是改变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教育品质最基础、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其中教师是关键。为进一步探索适应乡村学校的数字化教学模式,“南网知行书屋”广泛运用数字化手段,订制具备远程教学、同步课堂等功能的多媒体教学系统,邀请各地名师、演讲团“走进”书屋,通过组织面向教师能力提升与学生知识拓展的课程,打造“没有围墙的课堂”。

“南网知行书屋”给乡村儿童的阅读状况与图书供给带来很大改善。截至目前,已建成的260间“南网知行书屋”,上架近100万册图书、投入超1500件电子设备等,正惠及5省区40县(市/区),受益人数23万人(次)。现有书屋平均每周使用时间超过20个课时,使用频率、欢迎热度持续攀升。

借个劳模做工友

■王晓伟

“我离开咱们班组,又不是离开了单位,每天还可以见面的!”老孟话音落下许久,我和工友依然高举酒杯,谁都不舍得放下。见状,老孟笑称这劳模是借的,工友却是永久的。

借个劳模做工友,让我想起一年前的劳动节,老孟获颁企业“劳动模范”荣誉。他去总部领奖,全区干部职工守着电视,表彰会的镜头里还给了他一个特写。看到那闪闪发亮的奖章、红艳艳的绶带及证书,大家都为他喝彩。劳动模范何等光荣,趁着大家高兴,我们采煤三班班长提议,等老孟回来,就借到我们班,让我们也沾沾劳模的光。

老孟本是采煤一班的工人,因为能干又肯吃苦,深受班组工友喜欢。听闻要把他借走,一班工人不情愿了,吵嚷间引得全区工人炸了锅,最后还是领导一锤定音,表示劳模确有借调打算,因为过几天三班工作的采煤头面将面临断层,正值攻坚关键点,等老孟回来,就借调三班班组。听说要把劳模借来,我们全班都高兴极了。

借个劳模做工友,为期一年。几天后,老孟果然进入我们班组,刚好赶上生产困难时期。我们在井下煤头,看着采煤机“哼哼”,就是不往前走,因为断层出现,暴露的岩体像一块铁疙瘩,机组“牙”被啃坏了不少,累得我这个修理工跑前跑后

忙着更换。机组后支架上的顶板更不乐观,由于断层影响,顶板破碎严重,渣石块哗啦啦往下掉。

那几天,不但进尺少,而且受排渣影响,各个设备常出毛病,可把头上的工人累坏了。老孟与我们战斗在一起,他号召几名工友,配合着将百斤重的大木头从工作面上方一根根扛进来,自己则探寻支架上方的情况,看准位置再将木头用力塞到支架上方。木头要一根根叠摆起来,才能用上力,他愣是双手托举,尽管累得身体打颤,却依旧咬牙坚持,直到支架用上力,支护住破碎的顶板。

要过断层必须顺应地势,煤层在上就得仰采,但采煤机组和支架向前用力就会受影响。老孟二话不说,从外面背进一根铁点柱,哪里需要就背到哪儿,就往需要用力的地方,配合着各处起落点。回忆那段日子,生产困难重重,机组频频出问题,惹得我情绪烦躁,老孟经过时见我在使小性子,便坐下来鼓励我:“煤矿生产遇到困难是正常现象,但一切总会过去。不信,你看,风雨后就是彩虹了。”说完,他又忙着向正后放顶处走去。

正后放顶处在工作面最后方,由于仰采原因,工作面部分水流到这里,看着一团团煤泥像沼泽一样,里面的点柱需要回收,工人们犯了愁。老孟



曾在冀中股份新三矿井下采煤作业的老孟。王晓伟/摄

见状,直接进入,煤泥湿了半个身子,却依旧将点柱一根根泄压收回。他满头大汗,用一只胳膊擦汗,画的满脸黑道,弄得周围人都笑了。攻坚阶段,难得听到这样的笑声,有老孟的鼓励,大家苦中作乐,就这样一点点度过生产最艰难的时期。之后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创产创收,已然成为一个集体。

时光如梭,转眼就是一年,要不是班长提议和老孟坐坐,我们竟忘记之前的约定,下班时邀至矿门口的饭店,感谢老孟一年来的陪伴,但提及送别一词时,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都低头不语。

回想一年来的时光,老孟就像一束光,照耀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带动和鼓舞我们不断前行,更让我们学习和收获了很多。此时,老孟举杯,眼中亦有不舍,但正如他所说的,劳模虽然是借的,但工友情谊却是永久的……

(作者供职于冀中股份新三矿)



国网高碑店市供电公司员工帮助高碑店市智图现代农业园区工人采摘番茄。郝嘉璐/摄

■郝嘉璐

色如曜石,触如凝脂,紫色绿色交映间,格外喜人。走进保定高碑店市酒庄智图现代农业园区,经过高科技培育的各色番茄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尤以紫色番茄备受瞩目。特殊品种的番茄对水肥、光照、

湿度等条件要求极为严苛,生长环境需精心把控。面对“难题”,程序化的自动控制让一切变得简单又轻松。

“棚内每一株番茄的成长状态都被控系统实时监控。温度、湿度通过多个传感器将数据传到电脑上,我们只要在电脑上输入指令,温室顶部的天窗就会自动打开降温,通过水帘喷雾增湿。”园区生产部主管杨新宇介绍。

为确保番茄顺利培育,国网高碑店市供电公司也设置专职台区经理,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主动跟踪了解园区用电需求,对用电线路设施进行全方位“问诊体检”,还积极开展“电力+能效”服务,助力园区进一步降本增效。

小小番茄甜了消费者,也“鼓”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2022年,该园区整体年产值3亿余元,带动周边2300多名农民共同致富。



守望余晖

■白素菊

■周天红

响水坝是个大山里的老场,能唤起记忆的,要属那条老街,而老街最有历史的就是那家米铺。

从大山流淌出的一条小河,绕着老场的场头场尾缓缓从西到东流出。小河流到场口处,恰遇一滩石坝石沱。那水呀,常年哗哗直响,也就有了响水坝这个名字。石坝石沱口正对着的回水沱,水深却不急,正是场子上的一个水陆码头。场上人要出山进山或运东西,都得在码头上进出,所以码头是响水坝的繁华之地。

响水坝的老街呈“7”字形分布,街两边全是老式房屋,有木质的,有竹料的,有全是石头砌成的。米铺位于两条街道的拐角处,全是石头砌成的墙壁,石头铺着的地坝和廊道,后堂正对且连接着码头。那石头可不一般,长条形的居多,长两米多,宽小半米,厚大半米。大的条子石,少说也要四五个大汉才能抬起来。米铺分三层,最上一层与老街平齐,是一个大四合院,两进三出,前后有二十几间房屋,前面是米铺,后面是生活场所和仓库。二层和三层全是用长条石砌成的石墙,厚有一米多。很显然,二三层的米铺是保存粮食和财物的关键场地。米铺第三层开一道后门,后门外是一条石梯步,直通码头。石梯步共有十八步石梯,是米铺运送货物的通道。石梯步两边高中间低,单看石梯上的脚印痕迹,就知道米铺的年龄。

听人说,那米铺曾是官仓。方圆二三十里,皇家收的粮食都堆在米铺,所以才建得那样扎实。防盗不用说,米铺还防火,因为后面码头的回水沱是最大的保障。米铺四合院一角还放着一口大水缸,由一坨整石头挖打而成,三个人要花小半天功夫,才能从回水沱挑水将其灌满。平日里,水缸装生活用水,一旦有火情,水缸就能发挥灭火作用。

米铺侧边是茶铺,都由一个老板经营。老板很会打理生意,米铺前堂门市除了卖米,还卖油盐酱醋,茶铺除了卖茶,还卖烟酒凉菜和豆花饭。山里人来米铺卖米买米,走路累了困了,先在茶铺里喝茶或喝点小酒,吃点豆花饭,再说卖米买米的事。

米是山里人的主要出产,响水坝那条小河,滋养了几湾几坝几坡的好田好地,土质适合稻谷生长。早春时节,秧苗插下去,施肥、除草、打药等一系列田间管理下来,稻谷很快就能迎风生长。秋收时,金黄的稻谷、白花花的大米,笑得庄稼人美滋滋。米铺的生意也红火,大挑小挑挑着稻米黄谷来卖的,大船小船拉着稻米出山的,做生意谈生意拉生意的,齐刷刷都来了,那几天的米铺门庭若市,街巷里车水马龙。收稻米时生意旺,卖稻米时也热闹,逢年过节或乡下青黄不接时,来米铺买米的人便扎了堆。稻米或黄谷,是乡下人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缺钱,就去米铺卖米卖谷,换钱去急;家里没米时,想方设法挣钱往米铺跑,只为日子能过下去。

卖米买米,米铺在大山老场老街不可取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米铺终究还是谢幕了。从响水坝场前场后数起,眼下卖米买米的店铺有好几家。再说,老街老巷进出不方便,靠公路方便的地界设门市和店铺的居多,老街米铺就只有荒草丛生和满地记忆了。

于我而言,对米铺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卖米买米的日子。秋收后,挑着家里的黄谷送到米铺,七八里的山路,全是爬坡上坡。大清早起来还算凉快,挑起一担黄谷,跟在父亲后面出门。正午前后阳光火辣,晒得难受,只得加快步伐。要是挑累了实在走不动,就想米铺旁茶铺里的凉拌猪肉或豆花饭,脚步就轻松多了。那时,家里再穷,卖了黄谷,父亲总会买点肉或凉菜回家,让一家人感受丰收的喜悦。

逢年过节,家里没米,父亲会说:“娃啊,我们进山挑竹片去响水坝的收购点卖了,买点米,打把粳或吃纯正的白米饭。桌子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家里就有了年和节的气氛。生活就是这样,过得越简单越实在,心里越踏实。有米就卖,无米就买,只要家有粮,心里就不慌。”

一个老场,一条老街,一家米铺,一段时光。光阴虽已流逝,米铺只剩空空的房屋和几层石头墙壁,但那里仍堆放着不会消失的记忆和过往。

(作者供职于泸州市纳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